

春夜听雨

杨帆

有多久没有一个人静静的坐着了。。。。。

难得一个这样的夜晚，没有压力和繁乱，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

卷缩着身体，慵懒的窝进棉质的沙发里。

身体像是干涸太久的田地，被时间滋养着；静，似乎能够听到天地万物的呼吸，平和的。
细雨飘落，轻叩窗檐，叮咚叮咚，那是最美的天籁，像是一个初恋少女急于诉说心事。

一个人静静的呆着，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雨声，让心灵舒展。

窗外，被雨夜笼罩着，看不到什么，却又似乎可以看到很远，看到那些自远古以来的树木，像魔般缠绕着，滋长着，在雨夜里轻舞。

可以什么也不想，也可以想很多很多，想自己是一个曼妙精灵，赤着脚在丛林中飞翔，裙摆飞扬，像是蝴蝶的翅膀。想自己是拥有魔棒的仙子，轻轻一点，世界便不再有秋与冬夏，不再有海角天涯。

在一个静谧的雨夜，学习忘记，忘掉烦乱，忘掉拥挤，忘掉你爱的和爱你的，就像犀牛忘记草原、水鸟忘记湖泊、地狱忘记天堂、你忘记我。

那一刻，你就是一滴春雨，落入滋养你的大地，回归，原始。

一个人，静静的。。。。。



倾听夏夜

杨宝琼

今夜无眠
倾听蓝色透明的长夜
摇响满天星星簌簌
想象美丽的星子纷飞若雨
在天空的舞台演绎
一出伤感凄美的剧
而晨曦中初荷上的凝露
该是观众一掬感动的痕迹

贴近夏夜
忘却和归复是一种美丽
暴雨过滤了燥热
真诚和纯洁就离我们很近了
尽情开启心窗吧
紧贴夜的心房
倾听夏夜花开的声音
倾听果实灌浆的歌唱
倾听心与心的交谈

虫鸣的音符游曳在夜的五线谱上
不眠的梦在寻找我的家园
找出内心那块最柔弱的部分
与夜推心置腹长谈
纵然可以无视冷漠粗糙
又怎能让美善擦肩而閃
倾听夏的热烈的夏的诚挚
才发现轻易的感动轻易的受伤
一切都源于
琐碎里的真诚纯净

新月

復刊第24期
詩巫中華文藝社
每月第四星期六刊出
793,Taman Futee,
Jalan Upper Foochow No.1,
93000 Kuching,Sarawak.
e-mail liitsarawak@yahoo.com

写在冬至

卢美玲

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异乡人都会「每逢佳节倍思亲」？
异乡人，又是否难逃「每逢佳节倍感孤单」？
昨晚与相识12年的老友吃饭，他细心的问：「你感到孤单吗？」
回家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对于承认孤单，仍未熟练到直接以对。
家乡的冬至并非真的「冬至」，因为她位于赤道线上。
但在香港，冬至真的是「冬至」，今天更是入冬以来比较冷的一天。
唯一记得与妈妈一起渡过的冬至，是在小时候，吃着妈妈搓的汤圆。
大人们说，不可以去数那个大圆盘上的汤圆，否则将来脸上会长很多豆豆。
后来我真的长了很多豆豆，不知道是否真的与数汤圆有关。
我们那儿吃的汤圆是没有馅的，沾着花生碎来吃。
去年的冬至，大舅母送来一大碗的汤圆，上面已经沾满了花生碎。
看着汤圆的时候想起了妈妈，也讶于大舅母的用心，但强忍着泪水。
那是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冬至，我的心已经哭碎了，所以那一天我不哭。
早上走在街上的时候，想起自己将孤单的渡过这个冬至。
但随即也想到在这个城市，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将孤单的渡过这个冬至；
因为孤单，并非意味着只有自己一个人，即使在繁忙的人群中，孤单依旧存在。
一想到有那么多孤单的人，自己的孤单便马上分担了出去。
不敢或不想说出自己的孤单，可能是害怕身边的人试图以自己代替孤单；
相信他们还不知道，孤单是人类最恒久的朋友，无法驱赶，却能共处。
若不试着与孤单共处，恐怕永远找不到自己。
想不到今天可以吃到类似汤圆的糯米滋，一咬下去，里面全是花生碎。
今天他竟然喊我的乳名，很惊讶，很亲切；我们也相识了12年。
妈妈搓的汤圆、妈妈喊的乳名、泪水、孤单、对妈妈的思念，
都揉合在这个静静的冬至里面了。

|文藝村|6A

《莲》

杨宝琼

一
水声破碎
冰清玉洁的日子
冷冽的风吹响一支箫
莲 我独坐你默想的境界
接近一颗疼痛的内核

来自天堂美丽的精灵
舞姿清越散淡
圣洁的光芒
照亮一方水域

水汽成烟
流浪的鱼群
触摸生活沉淀的美学
超凡脱俗的绝色
我用什么来阐释你的一生

二

清丽的宋词抑或小令
一阙一阙
凌波之上的舞步
踩瘦了容颜
踩疼内心的芳香
涉水泗渡的人
为什么
只有梦里与你贴得最近

借一缕月光
我听到你的歌唱
清澈的气息
不染的洁净
温柔里忧伤一滴滴坠落
洒入水波 匿于水声
窥不到的暗流冲击
深入骨髓

三

从一阙伤感的词出发
游离于意念之外
莲 我们在一条路上反复行走
被魔鬼的咒语禁锢

爱情是一种绝症
易碎的是生命
痛哭失声的 是谁

流水带走了更多的时光
带走更多的幸福和忧伤
尘嚣无法散尽
没有什么不会遗忘
只请求你 说出
曾经历了怎样的峥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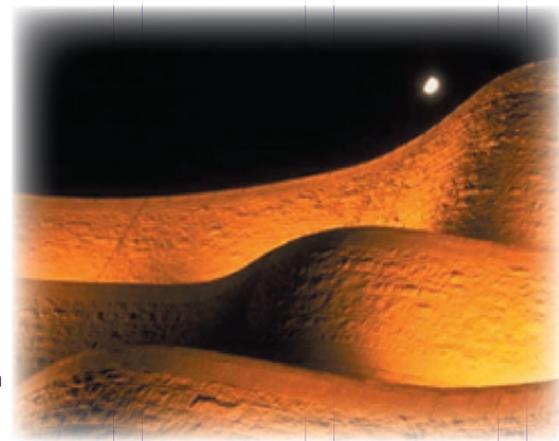
莲 我们爱过的事物必将永远
我更加相信
爱是一种伤害
而幸福 是一种疼痛

让誓言与偈语
从指缝间溜走
剔除眼中暗藏的苍茫
学会遗忘和原谅
并把苦涩的微笑
绽放在风和雨的罅隙
粲然如花

|6B|文藝村|

新月

復刊第24期
詩巫中華文藝社
每月第四星期六刊出
793,Taman Futee,
Jalan Upper Foochow No.1,
93000 Kuching,Sarawak.
e-mail liitsarawak@yahoo.com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黄敬哲

三毛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齐豫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孙燕姿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太多太多的人都这么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是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都叫我中国人(Orang Cina)。
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叫我马来西亚人。
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真的。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只是别无选择地跟着父辈随遇而安，只是为了能全一息生存，故乡的名字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从一个地方变成了另一个地方。到了哪里落脚，到了哪里落地生根，到了哪里开花结果，哪里就是故乡。

不是想要流浪，也不曾梦过橄榄树。我只是不知道故乡在哪里。
于是无法依靠任何人。这一生，都只敢掌握在自己手中。

面对太多次聚散，经历太多次漂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相聚又分开，来了又走了。我似乎一直在离开别人的生命，或是等待着别人离开我的生命。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那种没有依靠的寂寞心情，那种无法停下的孤独脚步，都是一种无望的守护姿态。窒息。

不敢相信自己会属于谁，不敢相信有谁会属于自己。不敢相信谁会为了谁放弃什么。不敢相信谁会为了谁学会什么。不敢相信谁没有了谁活不下去。

谁委屈了谁？谁担心着谁？谁牵挂过谁？我，都不相信。
他们始终都不明白，为何我是这么地执著。这么这么地，执著。
固执地保留着许许多多琐碎的事物。

明明自始至终都不会再有用途，偏偏就是舍不得丢掉。残破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旧玩偶，童年时最珍贵的卡通笔记本、书签、卡片，求学时用过的破旧课本、练习簿，装过玩具或者模型的纸盒，甚至连买东西时留下的购物袋，零零总总——

都要任性地留下来，放在那里，堆积成山。
太多太多的东西捉不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执著地保留住那些琐碎的事物，怎么也不放开。
所以逼使自己前行，再累也不敢停下脚步，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舞台上独自旋转着，容颜憔悴，精疲力竭，但却无法停下。

（沉溺。渴望。痴狂。身体的疲惫变成一种变相的惩罚。疼痛。我的身体尖锐地疼痛。）
就像那双被诅咒了的红舞鞋，少女穿上它之后根本无法再脱下，只能不停不停地随着它起舞——永不停止地旋转，直到精疲力竭，直到——死亡，很凄绝，却也很美。

不是因为迷失在贪婪的欲望里，他们都不明白——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只是缺乏安全感，只有这双手脚是自己的，不舞到最后一刻，对不起自己。

我没有故乡。
我的故乡在远方，而远方，是不会有名字的。

（稿于2005年11月6日立冬前夕，异国的深秋，真的好冷……）

一瞬间

杨帆

她和他隔着一张圆形咖啡桌。

要离开了。
最后一次。

他拿出烟，很自然的倒过来，敲打桌面，烟草因为撞击而挤向一端，烟就变得紧实。

歪着头，眯着眼睛，点燃，烟火奕奕夺目，白色的烟雾轻轻呼出，环绕、迷漫，他的轮廓在烟雾中变得模糊。

她倾心于这一瞬间，他们牵手的日子，享受着吸烟的每一瞬间，却也严格的控制着他的烟量，她怕，却不知道怕什么。

她羡慕他手中的那支烟，可以被轻轻握着，含在嘴里，灵魂走入他的身体。

她把他的和他的香烟，放进眼睛里，笑了。
瞬间她决定，要做他的一支烟，点燃，焚烧，融入他的体内，像黑色的尼古丁，不放开他。

一生，有时就是一瞬间。



今夜的感觉

杨宝琼

在这样的夜里
风清星莹的夜里
是谁在撕扯我裸露的纯净
是谁在放肆地啃噬我的宁静
黑暗中寂静的痛楚
是童年秋日下的蒲公英么
手足无措之间已轻轻飘散
无法保留 也无法捕捉

是谁
于黑暗之中让我陷落
清脆的泪滴
只能说是我面对伤害的一种音乐
我愿意在今夜的宁静里
让灵魂静静倾听

纵然你一声真诚的问候
能让我心颤栗泪流
在呐喊与沉默之间
谁也无法拒绝生存
可是谁又能躲在歌声里伤悲

在这样的夜里
我只能默默倾听风声
捡拾自己的碎片
让孤寂在瞬间迷途
用想象虚拟一个纯粹的完美
远离你的目光之外
无须拴束不再无奈
用我依然的专注执着
走出这片沉问的天空
我要用鲜活的呼吸歌唱
要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
接住飞翔而来的诗歌